

感伤罗曼史

庄東賢



《作品》叢書

内 容 提 要

继《少女之死》、《桃园风流》之后，庄东贤推出了第三个小说集子《感伤罗曼史》，该书体现了作者近年创作的最新成果。

作为侨民的后裔，庄东贤的小说有着奇特的生活画面和奇特的历史、文化背景。闽南海滨一带既是著名侨乡，“台胞祖地”，“金三角”，“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生长“惠安女子”的地方。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那充满神秘色彩的乡风民情、古老习俗；惠安妇女孤寂、坎坷的人生际遇；海外游子的生死爱恋，悲欢离合；一代代“金山伯”衣锦还乡的古老梦想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作者那饱蘸感情色彩的笔触，穿透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风风雨雨，写尽了人情、世情。

在结构上，作者善于制造悬念和营造戏剧氛围，使作品自始至终紧扣人心，令人难以释卷。

为有源头活水来

——庄东贤小说集《感伤罗曼史》

黄培亮

近几年来，反映闽南地区的文艺作品，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如电视剧《惠安女》展示了闽南惠安沿海一带充满神秘色彩的乡风民情和古老习俗，令人叹为观止；根据老作家司马文森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改编的电影《欢乐英雄》和《阴阳界》，则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再现了解放前闽南一带一幅幅独特的生活画面，令人回味无穷，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构思，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而庄东贤的小说，则通过各个角度、各个人物、多层面地描绘了闽南地区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耳目一新。在当代闽南青年作家群中，应该说庄东贤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位。

近三年间，庄东贤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接连在香港出版了《少女之死》、《桃园风月》两部小说集。港澳人中有力数不少是来自闽南侨

乡的，这些人是东贤小说的主要读者。他们接受而且喜爱他的小说的主要原因在于：东贤的小说有相当大部分是取材于他们生长的那块富饶美丽、充满生机且颇具特色的土地。这块被称为“著名侨乡”、“闽南金三角”、“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古城”、“台胞祖地”、“经济开发区”。东贤生于斯长于斯，以后又到那里当新闻记者，他熟悉当地的各种人物，风土人情，这块土地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对形成他的创作优势和风格特色，起了重大的作用。东贤自新时期以来能有近百万字的创作收获，这跟他长期扎根生活、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生活之于作家，是何等的重要了！

闽南是我国著名的侨乡。由于历史、环境的诸多缘由促使那里的人飘洋过海，足迹遍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因而有关侨乡的题材，便成为东贤创作的主要内涵。发表于1983年的中篇小说《番客婢》，是东贤描写侨乡题材的主要代表作，也是文学上最早反映闽南惠安妇女生活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秀秀一生的坎坷经历，真实地反映了被人羡慕又不为人了解的侨乡妇女逆来顺受的命运和她们的内心世界。秀秀是侨乡千百万妇女的缩影。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还极其生动地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番客的风光以及番客婢物质生活的富裕精神生活却极度空虚的种种生活场景，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类作品是东贤创作的主旋律。《慈母心》中思念海外游子的老母亲的拳拳之心；《中马票》中因获得意外财富大喜过望、继而酿成悲剧的振业；《世事人情》中港客回乡应酬的轶事；《“闽南首富”返乡记》中侨商施金鼎热爱家乡的爱国情怀以及《衣

《锦还乡》中母亲和儿子对侨乡建设的赤诚之心等等，都是闽南侨乡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活生生的人物，读后令人倍感亲切。

东贤的家乡是闽南著名的侨乡。那个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海外谋生。他的先祖和父辈也都在海外侨居。这种地域和血缘的关系，是作者创作这类题材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别的作家无法比拟的。我们阅读东贤反映侨乡的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生活的某些影子，有的更是直接取材于他的亲人或乡邻的。这类作品亲切真诚，能引起曾经在这块土地生活以及关心祖国建设的海外读者的共鸣，撩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据说小说《衣锦还乡》在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刊登后，他侨居那里的一位亲人无比激动，以为作品中写的就是他，立即收拾行装买了机票，匆匆赶回一别四十多年的故乡看望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尽管这类作品没有扑朔迷离、大起大落故事情节，更多的是浓郁的生活和深切的情意的描述和纪实，却能掀起读者感情的波澜，从而被他们所接受和喜爱。

东贤致力于侨乡题材创作，他那质朴锐利的笔锋，同时还针对着现实中那些封建意识和丑恶的世态，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代生活进程中那些形形色式的极不协调的污斑。如《孝子》中的肖恩兄弟，都是党政部门的骨干，在为其母办丧事时，为了当所谓的“孝子”，只好屈服于旧风陋习，在做“功德”上大操大办，“世风如是，而且愈演愈烈”，作者痛心指出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之怪现状”。《奇迹》中李康和刘青的婚姻关系完全以金钱力转移，揭示了世态炎凉、“拜金主义”侵蚀人们灵魂

的可悲恶果，《悲哀》中戏剧研究所所长方达及其同仁，对《生命之歌》这出好戏不敢表达自己正确的意见，唯余副局长的意见是从，尖锐地讽刺了那种失却独立人格、一味奴性依附的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绝处获生记》、《想念运动》则鞭挞了那类专靠打小报告、靠整人向上爬的肖小之辈的丑恶咀脸；《高级饭店》和《全自动洗衣机》则描绘了某些“超前消费”意识所包含的虚荣心理和崇洋媚外的心态。这类作品读后令人警醒，引人反思，使我们看到作家在热情讴歌开放改革的巨大成就时同时仍不乏深刻剖析现实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二

近几年来，由于西方现代派和所谓“新潮”小说的崛起，评论界也掀起了一股吹捧这个“主义”、那个“流派”的热潮，各种“效应”、“模式”一轰而起；特别是对一些人们看不懂、“古怪精怪”的作品，更是吹得起劲。而对现实主义则大加贬斥，甚至说“现实主义已经灭亡”！好像中国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通通要不得，非得重起一灶不可！当然，这不是狂妄便是无知。可以想见，那些“远离时代”、“淡化生活”，所谓无主题、无人物、无情节的“三无小说”，虽也“热”了一阵子，但又学又远离了生活，那么，人们也就理所当然地疏远了文学。时下小说创作不大景气，我想跟那种把“古老当时”、盲目吹捧的作法不无关系。最近，肯定、呼唤现实主义回归的言论时有所闻，可见一种扎根现实、有着化良

传统的创作方法，是轻易抹煞不了的。

庄东贤是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他追求自己一贯坚持的朴素的创作风格，虽然他的文学主张曾被人认力是“保守”“正统”“落后”甚至被冷落，但他不赶时髦，不为所动，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路子。他的文学主张鲜明的。他认为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就因为小说有主题、人物和情节，而人物和故事情节是从生活中来的。超脱现实、远离生活，人和事将无所依附，所谓“三无小说”实际上就不属于小说这个体裁的范畴。在他所有的小说中，无不鲜明地体现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现实主义最大的特点是直面人生、反映现实。东贤的作品大都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热爱、歌颂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无情地揭露鞭挞社会丑陋的现象，他的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的真实性、人民性、社会性以及批判性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法则。东贤的作品，既让我们看到侨乡在开放改革过程中蒸蒸日上，一派生机的一面，也揭示了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不协调的反差，特别是闽南地区封建陋习的痼疾以及丑恶的世态、扭曲的灵魂给建设事业带来的阻力，促使人们去思索、关注、解决那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我看，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巨大的生命力。

现实主义讲究细节的真实性。东贤的作品在塑造刻画人物形象性格时，十分注重细节的选取。如发表于1979年《作品》杂志上的小说《患难之中》，写的是两个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小姐妹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全文不到四千字，作者通过这两个小姐妹的眼光，刻画出一个趋炎附势、高干绝叔叔如同狗熊的形象。当弄权贵的小女儿呼其为

“狗熊”时，他不但不敢恼怒，反而哈哈大笑连声夸耀她“聪明”，而对他曾经认作干女儿的患难中的姐妹俩，则如同路人，这一细节活灵活现地展现了谄媚者的丑态。没有厚实的生活根底是捕捉不到这种真实的艺术细节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东贤小说时不难发现，几乎在他的所有小说中，都有这种从生活中淘筛精选出来的细节描写。如《慈母心》中那张拼凑起来的全家福照片和那日夜牵动慈母心的墙上的挂历；《世事人情》中的那张从委托商店购买礼物的发票；《官威》中唐春夏搀扶那位当了副市长、年纪比他还小的老同学上轿车的动作；《番客婢》中的黄金福的红肚兜等等，表面看来似乎是顺手拈来实则蕴含着作者的匠心。这对刻画人物、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往往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东贤的小说还十分重视乡风民情的描绘。举凡闽南地区的文化意识、婚丧习俗、世事人情、以及地方风味、佳肴小吃等等，都有所铺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独特的富有地方浓郁色彩的风俗画。如《番客婢》中描绘的当地妇女的服饰、习俗：

“不论老少，一出门都要包一方花头巾。颜色依年龄而异。裤子是直筒形的，裤脚足有尺二宽。她们一年四季赤着脚，很少看到穿鞋着袜的。北边沿海一带的女‘番薯魅’，上衣只到肚脐顶，有意露出裤头挂着的那串银链子。这份装扮，人家戏称为‘封建肚，民主肚’。一直是画家笔下富有特色的人物素材。”

《孝子》中对办理丧事场面的描述，特别是那亡灵在

民间享用的扎纸“大厝”的工艺，展现了闽南一带民间手工艺品的精巧技艺。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乡风民俗，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

庄东贤的小说较重视情节结构，这也是他创作的又一特色。我国优秀的传统小说，一般都有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因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东贤善于吸收我国古典小说传统技法溶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小说，大都故事完整且富于悬念，一开卷就能把读者吸引到故事中去，而结尾往往又在读者的意料之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很富于戏剧性。如《奇迹》《绝处获生记》《全自动洗衣机》《偶像》《深夜客敲门》《“想念”运动》《中马票》《最后一招》等，无不显示出小说结构上的功力。《最后一招》中的女供销员邱虹，为了从地区物资局长那里弄到急需的原料，要尽手腕，最后不惜以色相委身于那位掌管物资大权的人。读到这里，读者无不以为女供销的目的达到了。岂料结局却大出意外，物资局长早在几天前已调任他职，女供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哭笑不得。由于经济改革不完善不配套，导致流通领域种种犯罪行为的滋生，这类悲剧丑剧在今天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引人深思发人猛省。当然，东贤的小说也不尽是这类结构模式。像《哦，那地方》《孝子》《心理障碍》等，娓娓叙来，挥洒自如，又不流于漫无边际无的放矢的拉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周末之夜》《感伤罗曼史》这类抒情性较浓的精短之作，截取生活中的某些横断面，造境遣情，情境交融，抒发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纯洁的感情，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首抒情诗来欣赏。文无定法，从东贤的创作

宋 踐, 我們也可看出現實主義是多受其影響的。由軍事回國
聖牛, 創製及之始也。教育與藝術。老姓好靜。物品藝工

。大藥製米藥酒三丁酸醇，深內懸思由品書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伟大的作家往往又是语言大师。语言对形成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字字看来皆是血”，道出了作家锻造文学语言的心血。小说既然是作给人看的，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读者看不懂你的语言，不知你所云何物，小说就失去了群众性了。时下有一些小说故弄玄虚，语言晦涩生僻，有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还自谓“高深”，自鸣得意。这种倾向实在令人担忧。显见于《第一声》东贤对小说的语言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的语言是属于汉语规范的语言，决不生造，较少使用形容词和修饰语，注重朴素、凝练、明快。善于用生活化、口语化、个性化的语言去表达人物的思想性格，且引一例为证：《世事人情》中港客许华群回乡，亲戚朋友自然要来拜访，要做手信应酬，他家当然又要回礼，早他妻子秀珍诉说：

“你心里就设个数，这十来天，来了多少客人？三姑六婆，十亲九戚，左邻右舍，还有你的朋友同事，一人一包，能有多少东西送？你又不是搬山搬海回家。总共也才那么三四件行李嘛！前一会来了这八个老师，我连香港挂历也拿来凑数，好不客气才凑齐八份。现在叫我拿什么给人家呢？”

这种语言，生涩味很浓，寥寥数语，把秀珍穷于应付世事人情的情态心象，活现地刻画了出来。在他那些看

似平淡无华的语言中，包含着机智、幽默和哲理，这是作者追求的返朴达真的语言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贤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他提炼改造的、不用加注释的闽南方言。闽南方言同标准的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异。生搬硬套往往会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又不能让其品赏个中三昧。方言固然能增强作品的地方特色，但使用太多且每次必加注释，也会使不懂方言的读者兴味索然（而这类读者毕竟是大多数）。如何科学、合理地吸收、运用方言以丰富文学语言，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闽、粤方言地域的作家，对此都有同感。东贤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果经过大家不断的筛选、推敲，约定俗成，相信会丰富文学语言的。东贤作品中使用的方言，既有方言的韵味又能为大多数读者所理解。如《番客娘》中的“番薯薯”、“拖磨”，《中鹄票》中的“夫整妻新头”，《高级饭店》中的“讲长讲短，讲吃煞尾”以及诸如“大人乱糟糟，小儿盼年兜”、“已经尽力唱了还让你嫌无声”等等，都是闽南群众经常使用的口头语，恰到好处用于作品中，会使这地域的读者漾起会心的微笑，外地读者也可品味此中情趣。闽南和台湾的大部分地方使用同一方言，台湾作家的小说，采用了不少闽南方言，如《小说选刊》转载的李昂的中篇《杀夫》，就用了不少生动的闽南方言。相信海峡两岸作家通过不断的交流，对改造、运用方言，会做出可喜的成绩来的。

四

总观东贤的创作，除上述特色外，也存在某些有待改进的缺陷。他的小说在构思布局上一般都较注意社会效果、爱憎分明、疏密有致、首尾呼应。但读后总觉得有些作品波澜、跌宕不够；有些则受制于故事框架和主观臆想，自己往往跳不出来。如《心理障碍》《“想念”运动》《房子的梦》等一类针砭时弊的世态系列小说，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显得直露有余而含蓄不足。设若作者于刻画人物性格过程中，稍加注意意境的营造，情节的起伏，感情的舒展，冷静的剖析，让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发展推进中，层层深化，相信会大大加强作品的思想意蕴和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如《番客婶》《深夜客敲门》《中马票》《世事人情》等作品在这方面就稍为好一些。特别是一些情、境溶汇得较好的抒情性小说如《周末之夜》《感伤罗曼史》等，虽然反映的生活、思想深度不如前者，但由于精短，含而不露，水到渠成，就较充分地展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贤是一位扎根现实、坚持现实主义、已经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中年作家，相信他在今后的不断实践、探索中，会进一步发挥、开拓自己创作的优势和路子，取得更出色的成绩的。最近他精选了第三部小说结集，希望我写点感想。我想，大概他认为我也是闽南人，对他作品反映的生活较熟悉，且有一种亲切感；其次，这个集子中有近十篇小说先后在

《作品》杂志上发表过，对他的创作谈点看法，作为作者和编辑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义不容辞的。因此之故，这次我便较集中地阅读了他的小说，整理出以上这些不成熟的读后感，就权当集子的“序”吧！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五夜

目 录

序.....	黄培亮 (1)
患难之中.....	(1)
慈母心.....	(10)
· 绝处获生记.....	(27)
悲哀.....	(39)
中马票.....	(48)
奇迹.....	(59)
世事人情.....	(68)
衣锦还乡.....	(80)
番客婢.....	(95)
周末之夜.....	(178)
深夜客敲门.....	(184)
感伤罗曼史.....	(191)

烟君子.....	(200)
孝子.....	(212)
“想念”运动.....	(225)
偶像.....	(231)
房子的林.....	(236)
心理障碍.....	(256)
富威.....	(260)
华裔.....	(267)
“闽南首富”返乡记.....	(280)
高级饭店.....	(292)
全自动洗衣机.....	(297)
“拾”居.....	(306)
最后一招.....	(313)
哦，那地方.....	(330)
(341).....	
(381).....	
(401).....	

患 难 之 中

两个失去了父母的小姐妹，呆呆地望着桌子上那几角钱发愁。这几角钱，就是她们所有的生活费用了。

“姐姐，我们要挨饿了……”

妹妹眼泪汪汪，哽咽着说。她叫欣欣，十岁，穿着姐姐一套又长又宽的衣服，越发显得可怜。

姐姐向荣，十二岁。她看了欣欣一眼，没有说话。几枚硬币在她手上拨弄着，她茫然四顾。小木屋空荡荡的。秋风从门缝里钻进屋里，没有插销的窗棂，咯咯作响。

忽然，向荣的眼光，落在屋角那只四角磨破了的皮箱上。她记起来了，前些日子，她在街上遇到一些熟悉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腋下夹着包衣服，出入估衣店。她忙把硬币扔到桌上，走到屋角，抱起那只皮箱，放在灯光下，打开，细心地翻着，翻着。她失望了！合上箱盖，又把它抱回屋角。她颓然地坐在床沿上……

家里的东西，经过几次抄砸，已被洗劫一空。爸爸留在箱里的那几件蓝、灰色的衣服，都贴着补丁。她懂得，那是没人要的。

“姐姐，我们怎么办呢？”欣欣忍不住了，哭出声来。她越哭越伤心，哭声直钻进姐姐的心里。

向荣心慌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忙站起身，把妹

妹拉到怀里，像个小妈妈似的哄着她：“欣欣，你别哭了，快别哭了。姐姐不会让你挨饿的！姐姐就是去讨饭，也不会让你挨饿。你别哭，别哭……”她说着，眼泪扑簌扑簌滚落下来，她自己也哭了。

“姐姐，你别哭，别哭！”妹妹忙用袖子擦眼泪，一边擤着鼻涕，哄起姐姐来：“姐姐，要讨饭，我小，我去，你别去……”

相依为命的小姐妹，紧紧地搂在一起。“啪”地一声，没有插销的窗户被风推开了，昏黄的灯泡摇曳着，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断断续续的高音喇叭声：

“砸烂……狗头……”

“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

“老子反动儿滚蛋……”

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小姐妹还领会不出它的含义，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地降临在她们的身上！

她们的母亲，在一九六六年春，因病去世了。姐妹俩脸腮上的泪水还没有干，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们的父亲——市委第一书记杨锋被揪了出来，挂着“黑帮”的牌牌，游街批斗。不久，又说他是个“叛徒”。当时她们年纪小，说爸爸是“走资派”，她们还将信将疑。可是，说爸爸是“叛徒”她们却坚决不相信。怎么可能呢，像爸爸这样一个遍身伤疤、铁铮铮的汉子，会在坏蛋面前屈膝求饶、出卖同志？但是，爸爸却被投进监狱了。以后，又传出消息，说爸爸在牢房里攻击“副统帅”是个“现行反革命”。她们因此变成“三料货”的“黑帮子女”，被赶到